

马亮

Shang xia dou hen ping tan

上下都很平坦

上海文艺出版社

72

上下都很平坦

44.572
MY
C-1

马 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上下册平装

马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3 字数175,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21-0358-7/I·299 定价：3.0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马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里，姚亮、“瓶子”、肖丽等艰难地生活在北方某知青点。他们不知出路在哪里、希望在何方，只是由着性子酗酒、赌博、偷盗，他们中的六个人先后死去。尽管他们也曾有过美好的追求和愿望，然而国难之中，个人的生活与事业岂能安定？青年人的宝贵青春被无端地耗费了，而且耗费得是那样地令人悲伤，那样地令人觉得不可挽回……

小说技巧深受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观念新，写实味浓，笔法老道，对人性的丑恶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马原的鲜明创作个性。

**这本书献给我妻子冯力
献给我未出世的孩子**

**你只要稍稍离开江岸
就会发现大路笔直
上下都很平坦**

——1987年4月

第一部 弹子游戏

我清楚记得
就在堤坡上
那颗三色弹子
显得自由自在

第一章

这本书里要讲的故事早就开始讲了，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可能比现在更相信我能一丝不苟地还原真实。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了，我象个局外人一样更相信我虚构的那些远离所谓真实的幻想故事。

我说是时间给历史抹上了发黄的油膏，历史曾经多么遥远，似乎只是教科书上的神话，可是现在竟由我的这支秃笔来创造历史了，不是更伟大更叫人诧异的神话吗？我想不好，那时我为什么一定要还原真实呢？我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年龄，我不再试图还原所谓真实。我知道这正是时间的造化，也是

时间的残酷。

我认识姚亮的时候他只有16岁稍多，陆高18岁。我现在甚至不在乎他的实际年龄，就象我不在乎黄山迎客松到底活了1000年还是只活了600年。用我现在的眼睛去看他们当时都还是少年，血气方刚，自以为是。我得说他们两人中给我印象深一点的是姚亮，所说的第一印象。当时姚亮一跃身利落地爬上卡车厢，后脑朝着车下流泪的母亲和小妹，车轮转动以前他一直没回过头，我以为他哭了。车子开动以后他微笑着大人气十足地举起手臂，回过头向母亲小妹摆手告别。我那时就发现了他摆手时姿态很特别，小臂高抬不动，只是手掌摇动手腕轻晃，对相别的人来说这样摆手有一种莫名的慰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手势是典型的伟人动作。小动作中透出了不同凡响。

那是夏末，那段路很长。开车以前驾驶员曾经开口让车上的那两个女孩子坐到驾驶室，其中个子高的那个说车上风凉，还可以一路看风景，看来矮的那个一切都听高个的，她们拂逆了司机的好意。驾驶室旁边的座位空着，姚亮认定司机一路肯定非常寂寞。

我想姚亮当时还不知道那高的叫什么，矮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也一定想不起主动跟她们搭话，那时他还是个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清教徒，身心都还是处子。

不是我要把全部故事从头开始，我不是那种着意讨读者厌的傻瓜作家。我当然不会事无巨细地向读者描述姚亮走进知青点走进知青农场那一天的全部过程。是那个高的很快走进了我的虚构故事，从姚亮走进来的同一个瞬间她也走进来了。是她先开口的，她当时面朝姚亮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两腿

叉得很开。

“哎，你叫什么？”

姚亮正给迎面风吹得惬意，也许不屑理睬她，也许根本没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第一个回合姚亮冷落了那个高个子女人。

在省略了许多时间过程以后，她毫不容情地质问姚亮：“那次我问你叫什么你没听见？”

“哪一次？”

“第一次，在卡车上的那一次！”

“你问我什么？”

“问你叫什么？你别装傻！”

“你说你在卡车上问我叫什么了？”

“别碰我！坏种！装疯卖傻！”

“我说瓶子，你怎么啦？”

她叫李华，谁也不知道她又为什么叫这个绰号：瓶子。据姚亮说，她比姚亮大一岁。

她跟姚亮说过不只一次，说她喜欢陆高，说陆高个头块头都象男子汉，尤其陆高对女人从不瞟上一眼，姚亮打断她的话：“可惜陆高不那么喜欢你。第一次见面我看过你一眼吗？”她气急了，蹿上姚亮的肩头狠狠咬了一口。

事后也是她扒开姚亮的衬衫，用红药水轻轻为他的伤口擦拭，一边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我是怎么搞的？你看这牙印，3排，清清楚楚的3排，我是怎么搞的？这么多血。我一发急就真发狠，真是的，怎么搞的……”

这些事陆高一无所知，或者是他装得一无所知。姚亮平

时总是觉得陆高虽然不爱说话，可陆高知道有关他的一切秘密。他也想过把他和瓶子的事告诉陆高，想是想，要开口的时候他又缄口了。姚亮和我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阻止他对陆高开口。

有些事情的实际情况姚亮不想讲，有关瓶子的事对瓶子也不讲。比如他最初就发现她又得很开的两腿又长又丰满，他没有多看是不好意思，他不希望自己的那种可鄙的关注被她或她的同伴发现。瓶子可是把什么都告诉他了。

“我当时就觉到了开车那家伙的眼睛里色劲儿十足；还有我发现我很希望和你在一起度过那几个小时，说说话，不说话也行，后来我们不是一句话也没说吗？”

“说了。你说——哎，你叫什么？”

“你这个坏种！我就知道你故意不理我。装高傲！装正人君子！装狗杂种！装聋！”

在一起的时候，姚亮觉得中了圈套，是这个瓶子把他装到里面去了。他说不好自己是不是真的爱她，爱也罢不爱也罢，她的死仍然使姚亮震动，那个晚上他喝了酒，整整一瓶凌川白酒他一口气就干了，之后他跑到大堤上在割脸的腊月风里躺了通宵。他没冻死真是奇迹。如果说姚亮这一生里有可能杀人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这个夜里去杀，这个夜里这个男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瓶子是这里的第一个冤死鬼。也许正是这个机缘使姚亮开始绘画和写小说，姚亮对陆高隐藏最深的就是写作这桩勾当。他一定是怕陆高笑他。陆高很少嘲笑人这一点姚亮知道，可有一次陆高无意中说他是“情种”、“小男人”。陆高的无意

刺伤了有心的姚亮。

平心而论，姚亮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倒是变得小心了，他怕陆高第二次这么叫他。

第二章

卡车把他们3个扔下来就走了，是个人模狗样的家伙帮他们把行李弄进院子，队长也来了，安排姚亮住西屋男人的房间，那两个女的住东屋。姚亮说他想让司机进屋来坐一坐，喝杯茶什么的，可连他自己该到谁的屋子里去坐都没有着落。司机在路上颠簸了小半天，最后30多公里都是乡村土路，带马车辙印沟的，他扶方向盘的手腕子一定又酸又疼。姚亮进屋就发现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两个。

“嘻嘻，嘻嘻我叫二狗。比你早来4天，我十八，你呢？你叫什么？”

姚亮看两铺行李都摆在炕头一边，心里气不打一处来，把自己行李卷往炕梢儿一摔，外面沾来的尘土立刻沸散了满屋子。

“轻点轻点你轻点，你小子轻点行不？”

“谁他妈的先把炕头占了？一会回来了大家抓阄儿，抓哪儿住哪儿！”

“我说你叫什么？你哪个学校的？”

“无业游民！你还问什么？”

“你叫什么？我问3遍了？”

“叫你祖宗！”

姚亮这时看来存心找茬打架，倒是二狗脾气随和，想了一

下，慢声慢语地说：“哦，这名字真怪，头一回听说有姓你的。”

二狗口气一本正经，把姚亮也逗笑了。

二狗歪头朝窗外看了一下，说：“老刘头来了，做饭的，贫下中——农儿——”最后那个农字被他拉长又读出了儿化音，听来非常滑稽。差不多同时老刘头走进了外间。

外间是厨房，门边两侧各一口大灶，后门两侧堆满了柴草。老刘头没进里间，在外间嘟囔了一句什么话，二狗马上翻译给姚亮。

“他问你晚饭吃几两？苞米面饼子，新下来的苞米，城里吃不到这么新鲜的，几两？”

姚亮不知道一两有多少，又是二狗一边比划一边说明。“这么大的一个2两，我一顿吃3个，你先定6两试试，有头一次就知道下一次了。订4两也行，你刚来，没干活，不干活吃不下饭，等下了地我估摸着 you 一顿得吃4个，4个就是8两！我们定量比老农高，他们一年300多斤，我们600，国家定的。就这一点他们也气死了。订4两吧，老刘——大爷！他订4两。”

无论如何，二狗第一面给姚亮的印象还算说得过去，人热情只是长相卑琐，尖嘴猴腮又矮小，天生一副偷鸡摸狗的下作相。

“姓你的，今天跟你同车来的那俩女的你熟吗？那高的挺不错的？”

“不熟，不认识。这儿原来有女的吗？”

“有两个了，这下好，又来两个，咱们哥仨不愁找不着老婆啦。”

当时姚亮差一点脱口说出：“你不看你那份德行？也不撒泡尿照照？8个女的能轮到你头上？”幸亏没说。后话。初次见面，话不能太损，不管对方怎么不顺眼。

二狗后来真就跟小秀好上了，就是和姚亮和瓶子同车来的那个矮个姑娘。二狗小秀也一齐在8个月后去了知青农场，他一直是姚亮陆高的伙伴，只不过因为物以类聚平时他们之间来往不多。二狗一生是个大悲剧，只是家里太穷从小手脚不利索就被人们当作坏种，人格也没了，他除了小偷小摸没干过出格的坏事，他只活了23岁，而且后几年他是怎么捱过来的只有天知道！

开始不单姚亮，连我也认为他长得瘦小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来我才发现了秘密。他根本没读过中学，小学毕业一年多就报名随初中毕业生下乡了，他说他18岁，其实15多一点，不过他人精明，早谙世事，冒充18岁竟瞒过了绝大多数人，而且一瞒就是3年。

二狗不是胆小，跟胆大的在一起他比谁都胆大，但他一个人就瘪了。他敢开口骂随便什么生人，如果对方骂得还要凶或者干脆动起手来，他立刻就象三孙子一样道歉服软赔不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当年的那些事象走马灯似地在我眼前转起来，尤其关于二狗转得非常之多。二狗是被毁掉的，他应该还有别的命运。我因此永远背着这笔命债，终生也不会被赦免了。当然我也要想办法尽力摆脱，一个好作家总有办法从任何看来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不是通过写小说来把责任转移掉，欲盖弥彰这一层我还不至于不明白。聪明的读者一定会想到反面去，对了，就那么做，还没明白过来

的读者设身处地一想就明白了。

第三章

就是睡炕头儿的那个家伙。他已经来了一整年，眼下他在大队里看青。秋收以前这两三个月，没有比看青更俏更神气的活儿了。

他除了脖子长还有一条人看了吃饭噎睡觉做恶梦的水蛇腰。而且他这种身形个子不高就更难看，看了难受。他也不算很矮，光脚板站直了，头可以顶到陆高下巴。关于陆高，以前和以后都有重墨提及。他和陆高一个车来的，他性情随和到叫姚亮吃惊的地步。

“可以可以，抓阉儿，抓哪住哪，哪都一样，你说是不是二狗？”

“是不是都叫你说了。”二狗嘴贫。

“我说你说也都一样。谁做阉儿？”

姚亮自认晦气，命里没有不可强求，这话是姚亮姥爷的口头禅。顺次依旧，炕头长脖，第二个二狗，姚亮还是睡炕梢。长脖这时拍拍姚亮肩膀：“我说小哥们儿，这炕头就你住，我跟你换换。”

“我不换。抓哪住哪，先说好的。”

“得啦得啦，我嫌炕头热，平时老刘头烧开水都用这边的灶，炕热得屁股都烙糊巴了。我说真的。你刚来，热炕省得跑了马。”

姚亮不懂长脖后面那句话，以后慢慢就懂了，这些男人们的知识要掌握也需要时间。姚亮不想再推辞了，不能拿别人

的好心当驴肝肺——不能不识抬举。可是长脖又加了一句：“也许你住不了几天，要是陆高回来了，那位置是他的。他不在我才搬过去的。”

“他是干什么的这个陆高？”

“跟我一个车来的。他走了很久了。”

“凭什么让他？他算老几？”

“这个得他回来你问他。”

二狗这时才发现这个房间里还有第4个居民，也插嘴了。“那这房间可够挤的，一铺小炕4个人睡，够呛呵！”

长脖说：“挤点热乎。平时我一个人也怪难过的，早早地天就黑了，点灯熬油也没什么意思，就早早躺下。有时候睡不着，连说说话的人都没有。你们想想那滋味。”

长脖晚上不在这里睡，他们看青的白天大多睡觉，晚上出动，提着多节手电筒在待收割的高粱地玉米地里转来转去。他临走时说他半夜回来给二狗姚亮带几棒烧青苞米，“苞米有浆的才嫩，放热灰堆里烧得焦黄，味儿绝了。”

长脖出去以后，二狗对姚亮说：“哥们儿借你光儿了。这几天长脖从来没说给哥们儿带一棒青苞米回来。看他挺瞧得起你。”

姚亮不免得意。后来他吃亏也吃在这上。

姚亮很快就发现长脖在村里很有人缘儿，老人孩子姑娘媳妇见了他都打招呼，这种礼遇村民们只给长脖一个人，其他知青完全没这个幸运。一起一年多时间，姚亮从没见长脖和什么人红过脸。那天夜里他果然吃到了长脖带回来的烧青苞米，那股奇异的奶香味使初来乍到的新知青姚亮胃口大开。这第

一个乡村之夜因为长脖的关照变得难忘了。姚亮认定他将喜欢这个濒海靠山的小村，喜欢这里的生活。

后来长脖事件叫他愕然。都说谁也没曾想他会干出这种事来。长脖结局最惨，当然他罪有应得。不过就是到现在，时间过去了整整 17 年，我仍然对那件事表示疑问；我想当时什么都不正规，公检法系统一团糟，是不是有可能弄错了，或者有人趁乱把这桩恶行栽到长脖头上？谁知道呢，我们这伙人里专门出冤死的鬼魂，长脖是否也在其中当然也只有天知道。

不过那毕竟太残酷了，是他干的杀他 3 次也不算多。我总不信能干这种事的人平时能隐藏得那么成功，如果说在我熟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干了这种事，我肯定猜遍所有人也想不到长脖。我相信我知道他，不是表面的肤浅的，是从骨子里知道。如果我连这点直觉都没有，我还敢妄称自己是个好作家吗？

第四章

江梅是和长脖他们一道来的，住东屋两个女的当中的一个，是长得比较媚气的一个。江梅在下了工以后先到西屋来看新来的小老弟姚亮，说“李华说和她们同来的是个特帅的小伙子，就是不爱说话，李华叽里呱啦地说个没完。”

姚亮说：“李华是谁？”

江梅说：“你不认识？这就奇了！她说你们是同一辆卡车来的嘛。”

姚亮说：“就是那个叫瓶子的高个儿？”

江梅说：“我不知道。是那个高的。”

这时李华撩开门上的布帘接上话：“谁叫瓶子？高的叫李华。”

姚亮说：“我听那些同学可都叫瓶子。”

李华说：“是背后叫吧？”

姚亮说：“你记性真差劲，你忘了上午你上车以后刘芝喊——瓶子，到了就来信——？”

李华说：“你怎么认识刘芝？”

姚亮说：“一年级和她同班。”

李华说：“那么说你也是山口中学的？”

姚亮说：“所以我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瓶子，山口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你的。”

李华说：“原来我寻思换个地方也得换个外号，看来没希望了。老外号一有人叫就扔不掉啦，算我倒霉碰到你这个倒霉鬼。哎，大家听着，我不爱听别人叫我李华，就管我叫瓶子吧，以后都这么叫。听清了没，二狗？”

二狗乖乖地应声：“是，瓶子！”

江梅的口气象个大姐：“李华，你真逗，要是有人给我起外号，我肯定得气哭。”

瓶子说：“你有十八了吧？”

江梅说：“7月就十八了。”

瓶子说：“18年你连外号都没有一个？”

江梅摇头，表情有些茫然。

这些少女很难使人联想起生殖繁衍，江梅比较丰腴，然而她年龄还太小。江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一定会生养一大群孩子，做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尽责能干的家庭主妇，一个本份

男人所希冀的好妻子。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丰腴的身体呈现的恰好是健全的生育能力，而这种女人的天分却在不那么正常的环境里造孽了，我想说假如老天换一种安排，比如让她不那么丰腴不那么美不那么容易就怀孩子，虽然看来残酷，但对她却无疑更仁慈些。事实上她还算不上漂亮，只是比较媚气而已。

在一起的那段我和江梅有过几次交谈，江梅不擅言辞然而心地温柔，用一般的看法可以说她头脑比较简单，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我才发现我比较喜欢她，也愿意把一些不想对别人讲的话讲给她。我想这个世界上她对我的个人秘密知道得最多了，比任何别的人都要多。而且我相信那些秘密她对任何人都不会讲，就烂到她肚子里直到她把它们带到另外那个世界去。

她成了我心中的圣母，我于是不顾姚亮的再三反对，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她放进了我的小说。她永远是受害者，永远与该诅咒的淫欲有关，她是牺牲品，她的结局最终显示了罪恶。

我想我是爱过她的。

第五章

另外一个女的就是她了。她身体不舒服，下了工就躺倒了，所以姚亮是第2天见到她的。

姚亮这时虽然对男人女人之间的事还不太了然，作为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还是分得出漂亮女人跟一般女人的不同。他第一眼就已经认定了肖丽是4个女人中最美的，相当美，身材举止动态无一不美。